

玉劍冰寒

金庸
著

西安出版社



玉剑冰寒

金庸名 著

(下)

西安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张增兰

封面设计：怀 宇

玉剑冰寒

金庸名 著

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50 印张 52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80594-120-3/I·22

(上、中、下)定价：16.80 元

你不准别人打架，我却偏偏就打给你看。

俞飞瀑就是一个喜欢故意与别人执拗的人，无论他是否喝过酒，他这种性格都永不改变。

穆无双用的是判官笔。

他有个外号，叫做一笔判生死！

他在这铁笔上所下的苦功，最少已超过三十五年。

可是直到现在，他才发觉这三十五年的苦功好象是完全白费了。

他的判官笔还未判别人的生死，别人的剑便已刺向了自己唯一剩下的左眼，连想闪避都万万不及。

酒中双剑果然名不虚传。

俞飞瀑一剑出去的时候，还冷冷地喝道：“先让你做个瞎子。”

这一剑刺出去，穆无双的确很难不变成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

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忽然一块石子从横里射过来，竟将俞飞瀑的青锋剑震开两尺。

车厢顶上，正在喝酒的人放下了大皮酒袋，淡笑着道：“我早就说过这里是我的地方，谁都不准打架。”

俞飞瀑铁青着脸，怒道：“死醉鬼，你是谁？”

那人朗声一笑，缓缓地从车顶飘然落下，道：“我叫龙城璧。”

当他站在地上的时候，大皮酒袋又已交回到叶一郎的手里。

在龙城璧的手里，已没有酒。

只有刀。

专杀恶人，从不皱眉手软的龙城璧。

他手里拿着的当然就是风雪老祖送给他的风雪之刀。

刀未出鞘！

龙城璧的人却已好象一柄出了鞘的锋刀。

酒中双剑盯着他。

魔湖五绝盯着他。

每一个人的眼睛，都集中在龙城璧的身上。

但龙城璧的眼睛，却只盯着那七匹灰马。

“这七匹都是好马，可惜原本七个骑马的人，现在已只剩下了五个。”

魔湖五绝人人脸色苍白，表情既痛苦，又是惭愧。

龙城璧又淡淡的说道：“好马也和名花一样，需要好的主人来照顾，如果这七匹马的主人都死个精光，说不定就会给别人偷去宰掉，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很喜欢吃马肉，而且胃纳很好，百吃不厌。”

魔湖五绝没有人出声。

沈必醉却反而忍不住道：“难道也能一口气吞下七匹马？”

龙城璧道：“当然能，就算七百匹马他都能一口气吞进肚子里。”

这当然是个谎话。

就算连三岁小孩，都绝不会相信这种谎话。

沈必醉冷道：“龙朋友，你喝醉了吧。”

龙城璧忽然亮刀。

古铜色的刀柄。

银白亮如冰雪的刀锋。

“就算我醉了，但我的刀没有醉！”

“人既已醉，刀怎会不醉？”

“俞飞瀑整天泡在酒缸里都没有醉死，你名为沈必醉，直到现在还神龙活现，就算酒再烈，对于我们这种人，都似乎毫无影响。”

“你这些同样也是醉话。”

龙城璧倏地大笑：“你既然认为我也醉、刀也醉，为

什么不动手杀我？”

俞飞瀑冷冷道：“我们要杀的人既非魔湖七绝，也不是雪刀浪子龙城璧。”

沈必醉接口道：“我们只要杀叶一郎。”

龙城璧忽然脸色沉下，冷笑着：“你们可知道叶一郎是我的什么人？”

酒中双剑猜不出。

叶一郎已开腔说道：“他是我的债主，八年前我在赌桌上欠了他一笔巨款。”

沈必醉、俞飞瀑同时道：“这笔巨款的数字是多少？我们可以补给你！”

他们这句说话是对龙城璧说的。

龙城璧冷冷道：“这才象句人话，只要你们补回这笔欠债，就算把叶一郎撕开一百八十大块都不干我事！”

沈必醉道：“他欠你多少？”

“数目并不多，因为我从来不计别人的利息。”

龙城璧吸了一口气，才道：“他总共欠下我七千四百八十万两黄金，你们若真的肯代他还，我不但不计利息，还可以八折优待。”

七千四百八十万两黄金。

这个数目究竟有多大，连龙城璧和叶一郎都想象不出来。

到底还是龙城璧说得比较中肯：“如果这笔黄金用马车队来拉，每一辆马车载黄金万两，恰好就是七千四百八十辆，但我现在只收八折，大约六千辆马车，每辆载着黄金一万两，那也差不多了。”

沈必醉和俞飞瀑都好象听得有点儿痴了。

沈必醉终于吸了口气，对俞飞瀑道：“看来你虽然整天泡在酒缸里，但还远不如他醉得厉害。”

俞飞瀑道：“你觉得他究竟是醉得糊涂，还是醉得聪明？”

沈必醉冷冷道：“我觉得他醉得很聪明，聪明得立刻就要钻进棺材里。”

“错。”俞飞瀑摇头。

沈必醉一怔。

俞飞瀑缓缓地，一字一字地道：“因为他根本就死无葬身之地！”

他说着这十二个字的时候，沈必醉已向龙城璧连攻了二十四剑。

沈必醉没有喝酒。

他没有醉。

但他这二十四剑，却象个喝了二十四缸酒的醉汉发出来的一样，歪歪斜斜的，忽左忽右，完全不象是什么威猛有力的剑法。

然而，这二十四剑刺下来，已足以使别人的心脏被刺上二十四个透明的窟窿。

连龙城璧都不能否认，沈必醉的剑法已足以称为一流而有余。

但想杀雪刀浪子，却似乎还差了一点点。

沈必醉这二十四剑已可杀二十四人，但龙城璧却能够安然无恙，一点损伤也没有。

沈必醉突击落空，收剑退后。

“你为什么还不出刀？只顾着一味闪避？”

龙城璧轻轻一叹，道：“凭良心说，我并不想杀你们。”

沈必醉冷冷道：“难道我们还不配你出手？”

龙城璧叹道：“这句话从何而来，两位大名鼎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俞飞瀑冷哼一声：“如果你以为我们杀不了你，那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龙城璧道：“咱们根本无仇无怨，何必一定要拼命？”

俞飞瀑道：“说得好，你不想杀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要杀你，说来说去，只要你离开，一切事情都好办。”

龙城璧摇摇头，道：“不行。”

俞飞瀑道：“为什么不行？要怎样才肯离开？”

龙城璧笑了笑，道：“很简单，只要你们替他还债，黄金六千万两。”

俞飞瀑皱了皱眉，突然道：“好，我给你。”

俞飞瀑的确有金子。

但却没有六千万两么多。

他只有六两小金锭。

金锭每个一两，合共是六个。

俞飞瀑一出手，就把三个金锭向龙城璧的额上射去。

这三个金锭当然不可能击中龙城璧。

如果用这种手法都能够杀死龙城璧的话，他早就已经死了不知多少次。

俞飞瀑也没有认为这种手法能击败龙城璧。

他只对自己的剑有把握，而不是暗器手法。

三个小金锭飞出的同一刹那，沈必醉已配合了时间再度出剑。

但真正主力出击的，还是俞飞瀑。

沈必醉剑花狂舞，虚虚实实之间连刺龙城璧八剑。

而俞飞瀑却从后掩至，一剑击向龙城璧的天门。

俞飞瀑的剑，刚猛有劲，剑未到风先到，而且绝不走偏锋，看来他的剑法，犹在沈必醉之上。

他这一剑直取龙城璧头顶天门，谁都认为龙城璧一定会举刀迎抗的。

但龙城璧的刀仍然平悬在胸，好象根本没有看见这一剑。

忽然间，俞飞瀑的青锋剑垂直沉下，并不击向龙城璧的头顶天门，反而向他的足踝上削去。

这一剑本该是大出任何人的意料之外的。

但龙城璧却好象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双足一蹬，翻身一刀便向青锋剑劈去。

剑立缩，刀却随剑而上，直扫俞飞瀑的右腕。

但沈必醉的剑也同时向龙城璧的胸膛刺到。

忽然间，龙城璧身形高跃丈二，半空中连劈两刀。

当龙城璧飘然落下的时候，他的人已不在地上，而又坐在叶一郎那辆马车车厢顶上。

酒中双剑的面色，却同时惨变。

因为他们的背后，都已同时挨上了一刀。

叶一郎又把那只大皮酒袋交给了龙城璧。

“我只想喝酒，不想杀人。”龙城璧喝着酒道。

不错，如果龙城璧要杀人的话，酒中双剑现在必已变成了双尸。

他们每人背后各挨一刀，但却没有流血。

然而，他们都已体尝到风雪之刀那种森冷的味道。

他们背后，俱被龙城璧用刀划破了衣衫。

只要龙城璧稍用劲半分，他们就得死去。

现在酒中双剑仍然是酒中双剑！

但他们的面色已变成死灰，心也变成死灰。

两人突然同时弹指击剑。

一阵声响，两剑同时毁折。

然后，这两人就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柳丛之内。

魔湖七绝现在变成了五绝。

叶一郎忽然长叹一口气，对他们道：“各位的好意，在下很明白，可是黑白熊王已倾全力来追杀我，各位又何必介入这个险恶的旋涡？”

穆无双道：“无论如何，咱们都决不会离开大少爷的左右。”

叶一郎皱眉道：“那又何苦？”

穆无双道：“咱们主意已决，纵使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不行！”龙城璧突然在马车厢顶上大声道：“你们不能留在叶一郎左右。”

穆无双面色一变道：“龙大侠何出此言？”

龙城璧冷冷道：“我不喜欢看见任何人白白去送死。”

穆无双道：“你认为我们五人的武功，不足以对付熊王宫派出来的杀手？”

龙城璧道：“不错，所以你们一定要离开，叶一郎的事，只有一个人能够为他解决。”

穆无双道：“这个人就是你？”

龙城璧还没有说话，马车厢忽然冒出了一个金袍人。

“这个人不是他，而是我！”

金袍人的手上，戴着一双金丝织成的薄手套。

他的靴也是金丝织成的。

还有他的脸上，更戴着一块金光闪烁的面具。

他整个人都是金色的。

只有从面具里冒出来一双眼睛，即是白多黑少，仿如死鱼眼珠一样混沌无神。

他说话时手里却有一根巨杵，而且份量沉得令人难以想象，最少也有一百五十斤重。

穆无双脸色一阵苍白，失声道：“熊王杵！”

金袍人淡淡地说道：“不错，是熊王杵。”

穆无双道：“你是老熊王？”

金袍人发出一阵轻叹之声：“想不到离开中原多年，还有人能够认得出熊王杵和老朽，敢问穆堂主今岁青春多少？”

穆无双道：“今年刚好五十。”

老熊王道：“十年前叶大孤把尔等七人，从龙门五魔大阵救出，不过事隔十年，你们又巴巴地赶着来送死，敢问诸位，

对得起叶先生么？”

穆无双道：“咱们是生是死，绝不放在心上。”

老熊王道：“此话当真？”

穆无双道：“大丈夫岂是徒托空言之辈？”

老熊王微微点头：“好，难得五位义气深重，老朽有封密函，正要几个不怕死的好汉送去，此事对叶一郎性命与叶先生之血仇大有关系，五位可否代为送去？”

穆无双道：“未知此函是送给谁？”

老熊王道：“熊王宫中黑白熊王！”

穆无双神色不变，道：“可以！”

老熊王冷冷道：“你不怕黑白熊会撕开你们？”

穆无双道：“怕死非好汉！”

老熊王缓缓地取出一封书函，交给穆无双：“如此有劳五位，叶一郎的性命，包在老朽和龙城璧身上！”

穆无双接过密函，贴身藏好。

老熊王忽然面色一沉，道：“穆无双，老朽乃是熊族最高长老，熊王之王，你为什么如此信任老朽？难道你不怕这封信是你们的催命符？”

穆无双道：“熊族本不可怕，只因老熊王离开之后才变了质，如今你重返中原，黑白熊王的末日快到了，咱们又何惧之有？”

老熊王默然。

顷刻间，魔湖五绝已策马望北而去。

路上只剩下三个人。

那是龙城璧、叶一郎和老熊王。

老熊王突然对叶一郎道：“令尊是给谁害死的？”

叶一郎道：“黑白熊王。”

老熊王道：“你可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令尊？”

叶一郎道：“因为先父坚决不肯将熊王玺交出，所以惨遭

此祸。”

老熊王长叹一声，喟然道：“熊王玺是老夫交给令尊代为保管的，想不到反而因此害了他。”

语音一顿，又道：“当年老朽远赴苗疆，与苗族九大高手一决高下，连老朽都不知道是否能够回来，于是把熊王玺交给令尊代为保管，谁知老朽决战受了重伤，在苗疆疗伤一耽便十八年，倒让黑白熊王这两个畜牲擅踞王座，而且肆意残害熊族忠良，终于酿成今日大祸。”

叶一郎道：“刚才你交给魔湖七绝的是什么密函？”

老熊王一笑。

龙城璧插口道：“那不密函，而是迷药。”

叶一郎一怔。

龙城璧叹道：“相信穆无双现在已昏倒，而他的四位兄弟也快昏迷，不醒人事。”

叶一郎道：“穆无双被药迷倒还可解释，但其他四人并没有接触过迷药，又怎会昏迷？”

老熊王道：“这种迷药名为百步香，穆无双提马最先跑，其他四个人跟在后面，又岂能不中其余毒？”

叶一郎又是一呆：“你为什么要迷倒他们？”

老熊王道：“老朽不愿意看见他们去送死，所以唯有把他们迷倒，然后再派人送他们回去魔湖教。”

龙城璧道：“在前面早就有三辆马车在恭候他们，相信现在他们已乖乖地躺在车厢里。”

老熊王发出了一阵冷笑：“黑白双熊现在已变成了黑白熊王，分明完全不把老朽放在眼内，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熊王玺，所以他们只能够控制熊王宫，而不能真正控制着整个熊族。”

叶一郎道：“这一点先父已告诉过晚辈，黑白熊王急于追杀晚辈，就是以为熊王玺在我手中。”

老熊王一怔问道：“熊王玺不在你手上？”

叶一郎道：“不在。”

老熊王道：“在哪里？”

叶一郎道：“先父把它放在一个十分隐密的地方，除了他知道之外，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就只有一个人。”

老熊王道：“这人是谁？”

叶一郎道：“这个人就是你。”

老熊王又是一怔。

叶一郎道：“因为他把熊王玺放在老地方，这个地方只有你和他两个人才会知道。”

老熊王喃喃地道：“老地方？什么老地方？”

叶一郎冷冷道：“你不知道老地方在哪里？”

龙城璧叹了口气，道：“他的确不知道。”

叶一郎的声音更冷：“他根本就不是老熊王，如果他是老熊王，他一定知道老地方是在哪里。”

龙城璧道：“他的确不是老熊王。”

叶一郎道：“他是谁？”

“我不是老熊王，我是杀手之王司马血！”

“老熊王”忽然解下面具，还把眼膜上一层白色软片除下。他的眼神不再象一条死鱼，变得精明、冷酷。

这人果然是司马血！

“你为什么要冒充老熊王？”

“因为我要替老熊王找回熊王玺。”

“老熊王呢？”

“六个月前死了，死在点苍山下。”

叶一郎骇然道：“谁杀老熊王？”

司马血道：“他并非被人杀死，而是病死的。他临危之际派人找我，要我替他清理门户。”

叶一郎喟然一叹：“你本是职业杀手，现在居然连代替别

人清理门户的事也干了。”

司马血微微一笑：“为了赚钱，有时候什么事也得去干，何况替老熊王清理门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叶一郎问道：“他给你的报酬是多少？”

司马血淡淡道：“纹银十两，不多不少，刚好十两。”

叶一郎道：“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司马血答道：“当然是准备去找熊王玺。”

叶一郎道：“你知道那个老地方在哪里？”

司马血摇头：“但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会知道老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谁？”

“小熊。”

“小熊？”

“不错，”司马血肯定地说道：“小熊一定会知道老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叶一郎道：“你为什么如此肯定？”

司马血叹息一声，道：“因为小熊就是老熊王唯一的徒弟，老熊王知道的秘密，他都知道。”

叶一郎道：“谁说的？”

司马血道：“老熊王。”

龙城璧点点头，道：“老熊王临死的时候，吩咐过司马血，有什么不明白的事，都可以去问小熊。”

叶一郎道：“小熊呢？他的人在哪儿呢？”

龙城璧叹了口气：“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我们只知道小熊是个男人，今年已三十五岁，其他的都一概不知。”

叶一郎一愣。

他苦笑着，道：“如果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只凭小熊两个字，又怎么能找得着他？”

司马血道：“其实也不能说是全无线索，最少，老熊王曾

经告诉过我，小熊以前很喜欢一个女人。”

龙城璧道：“她的姓名是丁蝶飘。”

司马血接道：“丁蝶飘据说是河南丁家堡主丁文飘的胞妹。”

叶一郎的眼睛陡地一亮：“不错，要找小熊，首先要到河南丁家堡！”

龙城璧悠悠一笑：“丁家堡距离这里虽然不太近，但这辆马车有的是酒，想来旅途中也必不会太过寂寞。”

司马血却道：“我现在不想喝酒，只想喝血。”

龙城璧道：“喝谁的血？”

司马血道：“你应该明白。”

龙城璧忽然走到那两只大酒缸面前。

这两只大酒缸，是酒中双剑遗留下来的。

俞飞瀑从左边那只大酒缸里钻出来，但右边那只大酒缸一直没有动过。

难道这只大酒缸里也藏着一个人？

龙城璧淡淡一笑，风雪之刀缓缓扬起。

“朋友，躲在缸里这么久，难道你不觉屈闷？”

大酒缸仍然毫无动静。

龙城璧忽然挥刀劈下。

大酒缸立刻分开数截。

缸里果然有人。

一个脸色苍白，但却是漂亮极了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漂亮的笑容。

谁都想不到，沈不醉的两只酒缸里，不但有男人，也有女人。

这只酒缸并没有酒，只有这个漂亮得令人之为之目眩的女人。

“你是谁？”龙城璧终于回刀入鞘。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丁蝶飘。”这个女人的回答，更加令龙城璧和司马血大吃一惊。

司马血叹着气，道：“为什么你会躲在酒缸里？”

丁蝶飘嫣然一笑：“俞飞瀑既然能够藏在酒缸里，我为什么不能？”

司马血道：“是酒中双剑要你躲在里面的？”

丁蝶飘道：“不错，因为他们也想从我的口里，找出小熊的下落。”

司马血道：“难道他们已知道熊王玺的事？”

丁蝶飘道：“你们都已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不知道？”

龙城璧道：“小熊呢？”

丁蝶飘道：“我也想找他。”

龙城璧道：“连你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吗？”

丁蝶飘咬咬牙，红着脸道：“但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即使他能躲一年、十年，我都一定能够找得着他。”

龙城璧看着他，忽着觉得她的腰肢似乎有点过份发胖。

丁蝶飘已看穿了龙城璧心里想着的事情。

她忽然坦白的说道：“我已有了小熊的骨肉。”

龙城璧叹口气，道：“我们一定会找到小熊的。”

丁蝶飘道：“希望你真的能够找得到他。”

龙城璧道：“你现在可以回丁家堡去了。”

丁蝶飘道：“我为什么要回丁家堡呢？”

龙城璧道：“如果你不回丁家堡，又找不着小熊，在江湖中荡来荡去，实在未免危险。”

丁蝶飘冷冷一笑：“你以为天下间所有的女人都怕危险，那就未免太小看了女人了。”

龙城璧道：“难道你要整天都跟着我们？”

丁蝶飘道：“不错，因为我要找小熊，而你们也要找小熊，

所以我们应该都聚在一起。”

龙城璧长长叹了口气。

他不想和女人讲太多的道理。

既然她喜欢跟自己，那便随便她跟着跑，即使将来发生了什么事，都只能怪她自己而已。

司马血在这个时候问龙城璧：“我们现在又应该到哪里？”

龙城璧淡淡道：“河南丁家堡。”

司马血道：“丁家堡？咱们到丁家堡找谁？找丁文飘？”

龙城璧摇摇头，道：“不是找丁文飘，而是找丁蝶飘。”

司马血和叶一郎都是一呆。

丁蝶飘岂不是已经就在这里？

龙城璧冷冷一笑：“丁蝶飘是个瞎了眼睛的女人，你看她现在象个瞎子么？”

“丁蝶飘”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龙城璧突然双手一伸，直拍去她的双肩。

“你是谁？为什么要冒认丁蝶飘？”

这个女人没有回答龙城璧。

就在龙城璧双手快要拍到她的肩头的时候，忽然间翠袖轻拂，左六右七共十三柄小飞剑已向前激射，但却并不是射向龙城璧。

她又是和酒中双剑一样，也想杀叶一郎。

司马血与叶一郎同时亮剑，将十三柄小飞剑击落。

谁知道小飞剑里竟然藏着毒散，一被击落，十三道青蓝色的烟雾立刻飞扬在半空之中。

司马血见机得快，早已退后三丈。

但叶一郎却慢了一点点，吸了一口烟雾之后，立刻就昏倒过去。

龙城璧怒道：“好卑鄙的手段。”

就在这一刹那间，龙城璧已擒住了冒充丁蝶飘的女人，把